

亦
村 著

土地
战争
女人系列

在爱情中成

世界

长

长征出版社

世界

在爱情中成

长

亦村 著

长征出版社
2003. 北京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江 东

版式设计：石晓艺

插 图：江 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在爱情中成长/亦村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904-3

I. 世...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6496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17 印张

500 千字 印数:1-50000 册

定价:28.00 元

ISBN 7-80015-904-3/I·211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世界在爱情中成长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庞大家族一个世纪的生命史和心灵史。

碧绿的大江，苍翠的青山，江边码头，一个望族在这里繁衍生息。革命党、土匪、贡生、植物人、辫子军、兵团司令、盐商的女儿、头盖骨、二爷、杜娘、军长小妾陆三小姐、女首领、女政委、假扮夫妻的地下党人、叛徒和他的女儿……迷梦的荒城，戎干爹、嫡干妈、虞姨爹、媵夫人、骄傲的公主、保育院教师、美国大兵、黑脸团长、好色的副官萧狐呼……从民国、二战，到解放战争，他们带着各自的希望和命运，离我们远去……几十年后，他们的后代，男人和女人，表哥，堂兄，堂兄或者表哥，红卫兵、军管会首长、女知青、女市长、女老板、小雯和小岑、作家与保姆、高干的女儿和女哲学教授，美国姑娘维纳斯和贪色的某副市长、外办主任……从“文革”、改革开放，到跨入新世纪的今天，他们带着各自的欲望与梦想，向我们走来……造反、起义、轰炸、烈火、阴谋、残暴、腐败、血腥、吸毒、卖淫、就义、抗争、热血、忠魂、脱贫致富、跨入新世纪……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赤裸裸的世界！

世事如烟，岁月轮回，但人类生命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它所演绎的不仅仅是这个庞大家族一个世纪，而是我们人类——生命史和心灵史之中的某一部分，司空见惯，又鲜为人知……



自述

○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硕士)专业,研究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历程。

○ 自觉现今世上缺好诗,于是合著一部长诗《回眸红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打80分。因无人研究军事美,

32666/07

于是合写《军事美学——一部关于军事与战争的哲学与诗学》、《军人美学素质百题》，由国防大学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又觉如今世面缺少好小说，于是耗时数年完成这部近百万字的煌煌长篇小说《世界》(三部曲)。之一，《在爱情中成长》，献给世上所有爱着或爱过和将爱的人们，但并非仅仅絮絮叨叨为你讲述爱情；之二，《国色》，并非仅仅告诉你几个倾城倾国的女性；之三，《云雨江南》，写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某女人浩荡着万千现实生命气象的心灵世界。

○《世界》(三部曲)无法打分。因人类精神产品的创造，最终是在拼文化。假如你的作品一旦创造了那么一点点真正的人类文化韵味，它就会变成无价之宝。

○身为军人，作者没有忘记努力把历史和人性深处各种类型战争的根根底底，残酷地翻找出来，原生态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并让它们在生命的流水中漂洗，在荏苒的光阴中曝晒。

○《世界》是部灵动而厚重的好书，世上所有好书都需要我们耐着性子走进它的字里行间里去艰难跋涉，甚至耕耘，它将传达出一种鲜活的生命信息，伴你去领略人类精神极峰的斑斓与完美。

○本书必然映射出我们熟知或经历的现实与历史，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他(她)们做了什么或正在做什么——和所有摄入本书的人物和故事一样，他们都已从整体上构成了全新的艺术形象，成为表达作者艺术观念、哲学意识及人类现实与精神生存状态的符号。站在艺术的角度，作者谢绝一切来自非艺术的具体的人事是非恩怨的纠缠，并向所有闪耀在我心灵天空中的美的生命致敬！他(她)们是我的至爱，凝聚在我的笔端，如泣如诉，且歌且舞，召我凄惶的灵魂，随你打开这部梦幻般的《世界》，幸福地远游！

主要人物

- 文秀水 军阀大爷，兵团司令，1949年逃离大陆。
- 春杏 文秀水小妾。
- 汉英 川军师长文秀章之女，假扮夫妻的地下党人。
- 蒋可 地下党某中心县委书记。
- 文秀清 游击队女司令兼政委，秀水妹妹之一。
- 姚婶 游击队首要领导。
- 宋博文 警察局长，文秀清的旧情人。
- 黄大膀 土匪头子。
- 谷大同 地下党工委副书记，叛徒。
- 黄口袋 土匪黄五爷之子。跛腿，现江边小镇镇长兼董事长。
- 戎干爹 二战时期荒城首领。
- 嫫干妈 戎干爹之妻。
- 萧狐呼 干爹副官。
- 虞姨爹 荒城政权实业部长。
- 腰夫人 虞姨爹之妻。
- 虞苜公主 虞姨爹之女。
- 杰姆 美国大兵，盟军总参谋部少尉军官，公主情人之一。
- 秦二娥 保育院教师，荒城歌女舞女，美国大兵情人。
- 骆光雄 军阀大爷家族、烈士后代（待考），江边小城原市长。
- 麦莽 高干女儿，骆光雄之妻。
- 紫藤 女诗人。
- 章悦 矿工的女儿、知青、江边小城现市长。
- 刘逸夫 哲学家，流浪画家，宋氏家族后代。章悦的丈夫。
- 梁月婷 魔术师的女儿。现江边小城建委主任。
- 宋衍文 某市外办副主任。警察局长宋博文的后代。
- 凯瑟林·杰莉 美国姑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援华教师。
- 宋小雯 打工的女记者。宋氏家族后代。
- 牛小岑 小城歌女，牛瞎子或秦二娥的后代。
- 夏葳蕤 女哲学教授。革命志士夏天宇（姚婶丈夫）的后代。
- 黎梓荻 军旅作家。人类精神的梦游者（身世待考）。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家族遗事 (1)

- 1 大爷·1949
- 2 盐商的女儿
- 3 1947·红色青春

第二章 帝国荒城·1942年前后的战争与爱情 (37)

- 4 虞苜公主
- 5 戎干爹和螭干妈
- 6 陆三小姐
- 7 裸天鹅
- 8 虞姨爹和滕夫人
- 9 城市战争
- 10 美神之舞
- 11 混血的古墓

第三章 如梦山水 (144)

- 12 天池
- 13 女政委
- 14 鹭鹭岛
- 15 三清寨匪事
- 16 知青屋
- 17 爱情哲学

第四章 女儿行 (179)

- 18 表妹们
- 19 艳遇堂兄
- 20 鸡尾酒
- 21 美国姑娘杰莉
- 22 秀丽的哲学
- 23 陆军医院
- 24 作家与保姆
- 25 和打工女记者宋小雯的文学与恋
- 26 失陪的男女
- 27 女兵
- 28 野玫瑰
- 29 送你一轮蓝月亮
- 30 无岸的心岛

第五章 表哥的王朝·2002年前后的爱情与战争 (377)

- 31 不种诗的情人
- 32 东边故垒
- 33 高干女儿麦莽

第六章 未曾远逝的风景 (430)

- 34 逝水
- 35 神游
- 36 女市长
- 37 望乡
- 38 惑行



JIAZU YISHI

家族遗事

解放前夕，征战了大半生的军阀大爷，逃离这座城市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而此刻，他的侄女，也是一位刚满二十岁的姑娘，正走向那座历史的山头，去演绎那一代革命者壮丽的青春。

1 大爷·1949

□ 引子 老屋

透过镶嵌在老屋灰墙上黝黑的钢管望去，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几挂翠竹的枝丫。那时，老黄桷树正枝繁叶茂，像一把绿伞，支撑着它背后浩荡水面上高朗的天空。天空碧蓝如洗，对岸群峰叠翠。两江婉约交汇成一条碧绿的绸带，带着两岸田畴与山丘远去。把黄桷树下的那一大片灰蒙蒙的橡木结构青砖瓦屋，扔在青山绿水间。千百年来，诉说着天地自然山水与人的生命故事。当然，也包括历史与战争。

老屋有过它自己的长枪队。灰墙上的钢管就是枪管。那时，透过厚墙观看这个世界的老祖父文氏贡生，还拖着长长的辫子。他细也着眼，看大江对岸盗匪船上的桐油灯光，是否明明灭灭摸黑忽闪过来，看大江上是否有载着山货和稻米的船帮，吆喝着悠长的号子结队远去。这条一年四季多半时日像村姑一样腼腆，像少妇一样娴静，像母亲的胸脯一样蓊郁的碧绿的大江啊，那时，是沟通这片山水与外间世界的桥梁。她从苍茫上游神秘大山中探头而出。静卧浅丘，穿过莽莽群山怀抱，春夏秋冬，吐纳沿江两岸肥田沃土万千气象。沿着这条通道，拖着长辫子的老祖父文贡生，坐着祖辈传下来的那条顶棚漆得油光发亮的樟木小船，摇晃过一个码头又一个码头，穿出大江，上岸，和挑着书箱的小书童莽娃一起，背着行囊，走了三天三夜，去那个并不遥远的省城赴考，得了个贡生回来。回来后，文贡生被发榜为邻近县令。后来死于革命党加土匪的乱枪之中，留下一群高低不等的儿女和一个三十出头风姿绰约的寡妇。寡妇守身如玉，后辈死死生生。这个家族那个世纪和这片山水紧密相连的生命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曲折离奇的战争故事和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 许多年后 表哥面对法官

“你为什么要强暴她？”

“因为，我要拯救她。”

“荒唐。”

“她在生命的泥潭里陷得太深了。”

“她是谁？”

“紫藤……她是你我的同类。”

“一派胡言！”

法官掩面偷偷笑了。

表哥骆光雄一脸茫然。

□ 辫子军

据说，文氏长辫子家族追溯上去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老父亲，我们称贡生祖父，老屋传到他手上的时候，仅是一位乡村私塾老师，兼给村人们看点小灾小病聊以为生。赶考归来，升为县令。他立即和县城首富绸庄老板的小女儿结婚。文庄两氏都是这片山水的望族。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绸庄老板的小女儿文庄氏，十六岁就长得像一根白胖的蚕蛹。十多年工夫，这对夫妻产下了一堆白嫩的春蚕。大儿子文秀山，秀眉亮眼，天资聪颖。十二岁考上省城洋务小学堂，十六岁考上京城大洋学堂，拖着小辫子，扛着洋枪，乘着轮船，官派至美国学习军事。后来，在一个异域他乡的黄昏，被一群流氓恶少，有白人有黑人，揪着长辫抬了，叫着，扔进罗斯金大桥下面像飞雪一样晶亮，像瀑布一样汹涌湍急的河水里淹死了。美国恶少们说他在大桥边的冬青树林里调戏和霸占了他们的女人。秀山大叫：“我是中国人，我是我们总理衙门派到你们国家来学习军事的。”恶少们狂笑淫笑狂叫：“正因为你是中国人！军事，军事，你们那个衙门里的人配学什么军事？你们连裤裆里长那个玩意儿都不配，都得割了喂狗去，你有什么资格到我们国家来学什么军事？纯粹是一只发情的猪！”

恶少们使劲揪扯秀山的长辫子，同时，还胡乱抓扯他裤裆里的玩

意儿。揪扯了一路，便把他像抛破棉絮一样，扔进滔滔河水中。那时，天边正好有一块黑亮的云团从高耸的桥头上落下来，跌进飞扬的河水中，泛起酱紫色的光带。冬青树林里，跳出一位披头散发的白人小女孩，晃荡着敞在胸前的粗麻布上衣，大哭尖叫着向河边跑去：“……我，我，青青的小豆豆儿哥哥咧……”

美国白人小姑娘，吉米，是个乞丐。

那天，午后，太阳很毒。吉米穿了一件长长的有点破烂的粗麻布上衣，懒猫一样靠在公使馆门前的阔叶棕树下舔着手指。长辫子军小男孩文秀山翻出墙来，往她怀里塞了一块实心酱面包。再后来，又一个午后，秀山依然翻墙出来给了面包，又往她怀里塞了一块牛排。清风吹过棕榈树梢头。他们手牵着手在大街上蹦跳奔跑。驮着煤气罐的公共汽车响着铃铛老牛一样喘着粗气一路袭来，差点把他们卷进黑黑的车轮。秀山的手臂，像雏鹰的翅膀，像揽自己的女人，把姑娘揽进怀里跑过大街、跑过商店，随一阵清风，飘进河边的冬青树林里……

秀山和吉米双双跌坐在草地上。吉米的粗麻布上衣本来就松着的纽扣，全部敞开，露出污麻的胸脯……。秀山心里一阵摇晃，连忙站起来，侧过身去看树枝。吉米坐起身，弯腰低头啃面包，乱发下的蓝眼睛亮亮的感激地翻了他一眼，又横着头啃牛排。金发下的蓝眼睛水汪汪地亲昵地望了他一眼。吉米“呜呜呀呀”叫着笑着哭着，似乎在说在笑在感激在叫他也来吃一点什么。说着说着站起来，油腻腻的双手圈了秀山的脖子，开心地搂着他旋转。旋转了一阵，张开双臂像一只落水又被救上岸来的鸟儿，赤脚点地，在冬青树林里飞来飞去。蓝蓝的眼珠，黑黑的眉头，金黄的乱发，敞开的粗麻布西装飞起来……。秀山的脑门像被击了一阵闷雷，忽地扑过去，姑娘一闪身，倒在青草丛中。吉米一动不动。秀山气喘不止，抖抖索索地捧起她还散发着面包牛排味儿的嘴脸吻了一下。吉米挺了胸脯。秀山低下头又吻了她的脸。他头上的长辫子“唰”地掉下来，圈在姑娘的胸前。他呆了。望着姑娘蓝蓝的眼睛，尖尖的鼻子，黑里透红的嘴唇泛着亮光，秀山缩回手，拾起长辫，轻而有力地甩向脑后，摊开姑娘的麻布上衣，露出麻污污的胸脯，先用衣袖，后用手指蘸了唾沫，精心修理什么似的，又像精心喂养他跟随父亲在家乡的大江里打捞起来的一条鲫鱼，或者鲢鱼。直到洗出她胸前那丘嫩白的肉肉……渐渐饱满……

而这时，白人乞丐小女孩吉米，显然有了丰富的经验，熟练地把手伸进秀山的大裤裆里抓来挠去，裂开灰黄的牙，张大油腻腻的嘴，嘶嘶呀呀，哇哇大叫。

“哈罗！”一声尖叫。

“So dare! So dare!”

一阵乱嚷。那群白人黑人流氓恶少冲进冬青树林里……

秀山不知道，白人乞丐小姑娘吉米和流氓恶少们本来就是一伙。那时，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团体。饥饿和裤裆里的玩意儿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浮萍一样生存在这个蓬勃而凌乱的城市里的害群之马。那天，秀山没有带总理衙门配发给他用来防身的毛瑟枪。一个年轻的生命，像天边那团酱紫的云团，淹没在水中消逝了。这件命案，没有引起严重外交事件。报回万国总理衙门的消息是那个文静的满清帝国绿营炮科预备生文秀山无端地自然死亡。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无端？恶少们不仅敲诈了他身上可怜的钱财，还要了他的命。

……

美国姑娘，辫子军，黑人白人，流氓恶少，那时，他们叫骂声，包括躺在冬青树林里的美国乞丐小姑娘吉米，痛苦地发出欢乐的叫声，都是英语。后来，清晨，阳光照耀的青青竹林里，在那些遥远遥远的年代，常常传来我们这个家族的兄弟姊妹们念读英语时此起彼伏的声音。这声音伴着清纯的露珠嗒嗒落地，随着鸟鸣声在空中翻飞，听起来使人生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雅韵。

……

很多年后，流浪在外的军旅作家黎梓莪，他那个学哲学的表哥，或者堂兄刘逸夫，准备把他们家族的历史写成小说，整理资料，查阅档案，看到这一令人呜咽悲愤的家族断代史中片片片段段的时候，心高气傲的逸夫先生，沉默了好几天。然后，把回家采访写作的梓莪约到江边茶楼，望着已经没有了一只家庭打渔船的浩荡江面，似乎对梓莪，又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来讲，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的女人。……和你自己，怎样对待别人的女人。”

梓莪听得一头雾水。

“你这里的‘别人’，指谁？”

梓莪问。

“含义太多。差不多就是这个世界。”

逸夫淡淡地说。

.....

那晚，梓莪没有听懂逸夫的话。他们也没有心思喝一口茶。那时，梓莪还没有考证清楚，逸夫究竟是他堂兄，还是表哥。梓莪也没有想到，逸夫的小说《百年家族》凌乱的手稿，会半途而废地交给他，伴他迈向浩荡着万千气象的精神长旅。

□ 春杏

解放大军的炮火攻打这座城市的时候，秀水大爷的公馆已相当凌乱了。没有了卫兵，没有了使女，只有片片纷纷扬扬的落叶，飘洒在公馆大院里。这是他几十年征战生涯中建造的许多公馆之中最大也是最气派的一座。挺立山崖之侧，辉映湖光山色，硬朗壮阔，小巧玲珑，神秘威严，望而生畏。秀水大爷曾在这座城市周围方圆百里千里地盘上征战护防，护法护国、混战内战、抗日剿共和剿匪。他的队伍，有时像乌合之众烟消云散，有时又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旌旗如林，兵强马壮。每打下一座城池，只要军务不忙战事不紧，大爷都要请来巫师用魔盘丈量出那座城池最好的风水宝地，修座公馆。修公馆的历史，成为他征战发迹的历史。而此刻，光秃秃的老樟树上，连老鸦也不再昏叫盘旋。公馆门前，花台周围，老树丛中，有几盏灯泡昏黄照耀。那曾是大爷的部下鱼贯而入、抖擞而出的地方。已发不动的吉普车、摩托车和大卡车，歪七歪八地停在老槐树下的车棚里。那辆曾在战场上跟随他冒着枪林弹雨轰鸣嘶吼的防弹车，黑黝黝地沉默在花坛前。天空没有下雪，视察完乱哄哄的市区归来，进入寂寞的公馆，他感到十分寒冷。公馆里，楼上楼下，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一片狼藉，该带走能带走的金银财宝，已经带走。该销毁的档案文件，已经销毁。卧室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军旅生涯一贯的风格，简朴而整洁。而这晚，也许是他在这个记载着他尊严与荣耀的城市，渡过的最后一夜。和所有失败了的末路英雄一样，四面楚歌八面秋风中，陪伴

着他的，是不久前逃离这个城市的盐商的小女儿鲜春杏。难道这个世界上的土匪强盗都是这样？辉煌时春风得意，独自一人骑着高头大马，沿街而过，领受众人顶礼膜拜，海嘯山呼。而败走麦城的生死关头，总得拉上一位红颜知己为他垫背？此刻，盐商的女儿并不只为大爷的失败留下垫背，而是作为机要秘书处理文件杂务，陪他睡觉，同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盐商鲜于大爷的老朋友。他们官商勾结敛财几十年，财物和女人都不分家。鲜于盐商。胖胖的光头，戴着金边眼镜，圆圆的脸像和善的弥勒佛。为了把他银行里高得吓人的法币金圆券换成金条带走，大白天，带着他和八太太生的独生女儿春杏，来到大爷的公馆。那时，有钱有势的男人，太太也多女儿也多。碰到急用时就送出一个两个已是家常便饭。鲜家小女儿春杏，还没长得十分成熟。十六七岁养在深闺，养尊处优，穿一件貂皮大衣，显得高贵。面如桃花，眼如春杏，一管准鼻下的红嘴像江河里新打上来的鲢鱼。不用说，金条换了，眼如春杏的鲜家小女红嘴鱼，当晚就被大爷笑纳了。大爷和春杏并没有像他和过去那些新女人那样急风暴雨。他在她身上尽力体会和风细雨老树新枝杏花初绽缱绻缠绵的微醉感觉。实际上，抱在怀里的就如他的女儿。一次，进百乐门，有求于大爷庇护的老板，斜着的三角眼包成一条缝，给他招来一位如春花绽放的少女。搂在怀里的时候，才由少女说出：“我是你的女儿，我真的是你女儿。”大爷把紧搂着的春花放了，大骂一声，“妈的，谁叫你来做这种事？你是哪一个母亲生的？”大爷极力回想着女儿的母亲：“妈的，快回去，好好读书，没钱，叫你母亲来找我。……咯老子，弄得我差点乱伦。”大爷记不清自己有多少老婆和儿女。他拍拍手哈哈大笑走出百乐门。这次，大爷没有叫斜眼老板再换一个新的。大爷新娶盐商的女儿做最后一房姨太太的行为引起他所有女人的不满。大军的炮火即将轰过来，他赶走了身边所有的女人，只把聪明伶俐的盐商的女儿春杏留在身边。春杏太小太小，没有战争岁月，没有军旅生涯，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陪伴大爷渡过烽火连天生死离别的战争之夜，所以，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依偎着他，平静地收发文件，收拾东西，不时还给他哼一段清亮的船工歌子，说几句幽默的笑话，用以宽慰他暴躁烦乱的心。不过，几十年征战岁月的磨砺，越是紧急关头，大爷越显平静。的确，此刻，他很平静。至少表面看来是

如此。因为，他许多个姨太太当中的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人称八姨太，带着他们的全部财产，已经乘军用飞机到遥远的海边城市香港，住进他们租来的公馆，并将由此转辗飞到台湾，到那片碧绿的海岛上去，经营他们的未来。

冷风飕飕。树梢轻摇。窗户关得很紧，大爷不知冷风从何而来。盐商的女儿春杏，崭新的美式军装裹着她细柳一样袅娜的身躯，松软的细发揉进帽檐里，桃花一样的面颊有点泛白。她那春杏一样的眼睛瞥了他一眼，转过身，顺势拉了拉太师椅背后的天鹅绒窗帘，望着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来回踱步。大爷一会儿抄着双手，一会儿又用宽大的左手，托着国字脸上瘦削的腮帮，低头走来走去不知在寻找什么。泛着亮光的紫檀木办公桌摆放在卧室外屋正中，背后的墙上无一例外地装饰着国民党党旗蒋介石画像孙中山遗训和中正剑。他弯下腰，打开办公桌右侧的小木柜，埋头翻了一阵，拿出一口朱红色的小木匣子，捧在手中，望着。一阵炮声轰隆隆地从遥远的天边滚过来。木匣子从大爷颤抖的手中滚落在地。春杏急忙奔过来，拾起小木匣，扶他坐在虎皮椅上。他直起身板，夺过木匣，双手微微颤抖。

“啥呀？”

春杏声音柔柔地问。

大爷不语。

“也要带走？”

大爷不吱声。

“值钱的东西，八姐不是都……”

大爷抬起头，望着春杏迷惑而美丽的眼睛，有顷，伸出一只带着发亮黄金戒指的手，把歪在她头上的黄布军帽，摘下扔了。春杏细软的秀发水一样地泻流下来，淌在微凸的胸脯上。

“不要穿它，不要穿它！我要看看你不穿军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此刻，大爷的声音尖利而沙哑，没有了往日发号施令时的洪亮与威严。他把小木匣放在桌上，急忙忙地伸手去解春杏胸前的纽扣。

春杏微微往后退了退，远处的炮声，轰隆隆地响起来。他的双手停在了她的胸前，回望着桌上的小木匣，泛黑的瞳仁里射出两道寒光。